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K83
v.8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

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

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陸嵩菴兩先生鑒定

大學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

大學卷之一

當湖顧天健惕承著　男麒錫作三

孫嗣續陸懷

曾孫廷棟廷榦仝較訂

聖經一章書乃發明內聖外王之學是五經四書的綱領明白得這一章書五經四書都在其中了所以謂之聖經通章作兩截看前三節是統言綱領併推原得止之意因以先後結之爲一截後四節是詳言條目因以脩身結之爲一截要之下截不過申明上截意非兩橛也合綱領條目總見功不可缺而序不可亂意三綱領平說見功不可缺而結之以先後本末則知序不可亂矣詳列八條目見功不可缺而逆推功夫歷有所先則知序不可亂順推功効歷有所后則知序之所以不可亂矣而復結之以脩身爲本仍是明德爲本意非有兩個本也所以謂

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但為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
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
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
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
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
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

之申明上截明明德明字包格致誠正脩在內新民民字是家
國天下之人知止前有格致之功能得下有誠正脩齊治平在
節節都有個定靜安慮知所先後知字淺又在知止前明明德
於天下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明
德耳齊治平俱兼化之處之脩身兼所具所接心該動靜意是
心之動而欲有所為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只是一事物格
節鞭緊上文兩節當作一節看。曾子述孔子之言學以立萬
古之極則曰今天下紛紛皆言學矣顧學非兼人己準古今通
上下而握要以圖要不可謂大也若吾所謂大學者大之於其
人之功有甚全缺一不可大之於其人之序有甚明紊一不可
蓋少時有小學既以收其放心而此成人大學則以成其德業
能務此學則為賢為聖為帝為王皆不越此故曰大也欲入大
學者蓋有道焉得其道則學可成不得其道則學不可成而大

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學之道果何在吾爲統計其綱領大約有三焉其一在明明德有一人卽有一人所得於天之理是之謂德是德也乃人之恒性而具於心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雜之本極虛靈不昧所以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何等光明精潔故謂之明德但此明德落在人身始爲氣稟所拘繼爲物欲所累而本明者遂從而昏蔽矣然雖昏蔽之人其本心嘗有發見之時入大學者在於實用其學因其發見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因其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而本然之明德乃可復明焉此大學之一道也其一在新民大此明德非吾獨有之而生民同有之者也但民或迫於飢寒而無暇用功或昧於義理而不知用功任其氣稟物欲之拘累日習汙下而失此明德夫成己必兼成物乃爲大學使已德雖明而民德未明則自已明德之功猶爲未盡所以入大學者又在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人養欲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

給求使之有暇自新化導教育使之知所自新去舊染之汚以各明其德而民乃新焉此大學之又一道也其一在止於至善夫是明德新民非畧畧明之新之而已也葢日用事物莫不各有至中至正無過無不及當然之理謂之至善明己德而未能事事恰合乎此新民德而未能事事恰合乎此即合乎此而有時忽遷而之他即非至人之脩純王之治故入大學者又在於爲明爲新而未至善必求至之既至善斷不復有他岐而恰恰常止於是焉此大學之又一道也然是明德新民何自得至善而止之則非知止不爲功葢學者用功必知行交進而行必先之以知未有不知至善之所當止而遽能行而止之者也故必先窮理察物則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於凡明德新民之所當止者知得極眞爲夫止特患不知耳苟其知之則有許多妙處相因而至入之志向貴有定而至善路頭未能識得則疑惑

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之下必至遷變無常何能有定若既知止矣認得眞白然一往向前而不復回顧而后所知者常有定於志焉必也而不止定已並入之神明貴能靜而吾之志向未能專一則雜念胡起必將紛紛擾亂其心體其何能靜若知止功夫既純熟而且定矣志專一自然中懷寧淡而無所紛營而后所知者能靜於心焉必也而不止靜已也凡人隨其所處貴乎能安而心體未靜則紛紜妄動之下此身安能常與至善相爲服習若知止功夫愈熟而至靜矣而后隨其所處其所知者自必順適乎理而從容舒泰之致不期而至矣而豈能安焉而已乎未事之先事物之理貴乎預先講究明白方事之時又貴臨時仔細思量則慮念也而所處未安則倉皇急遽之下一時豈能與至善研得精詳若知止功夫愈熟而至安矣而后整暇之下其所知者自必事至能揆而躊躇審密之致不期而至矣而又豈能慮焉而已乎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夫所從事於知止者無非欲得至善而止之也而未至於定靜安慮則知止工夫未到熟極雖欲求得而不能迨至能慮而后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左右逢原而明德新民之當止者自一一各協於當然之則而得至善矣得止由於知止如此則知止不誠要哉合而觀之自其人己相因而言明德新民皆性中所具之物也而物有不同明德是理會自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一物備而後萬物相觀而化是一物其本而萬物其末也此固物中自有之序也自其功效相因而言知止能得皆分內當爲之事也而事有不同知止是發端的事能得是要歸的事發端足而後要歸不期而至是發端者事之始而要歸者事之終也此固事中自有之序也夫本末始終具而孰所當先孰所當後不較然不爽乎尚學者而蒙然不知勢必先其所後後其所先者有之不則先後並營雜施凌節者有之將明德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德不能明新民而民不能新至善究不能知而得之矣故學者用功未暇深求第一要先曉得次序識其所當先而先之識其所當後而後之但求明德而不敢遽騖新民則本自漸進而末亦可以馴致但求知止而不敢馳思得止則始自漸熟而終亦可以徐企其於大學之道不甚近乎然此特統言其綱領也而詳言之其中又有八條目焉不可缺一而爲之仍必循其序而不可亂不觀古之人乎古之人如堯舜禹湯文武皆能推已之德以及人使天下萬民之衆皆有以明其明德者也然而當其先豈敢遽求之天下哉天下遠而一國近未有近未能明其明德而遠能觀感而化者也故欲明及天下者必先反而治其國使一國中之尊卑上下各遵標準而皆向化焉而國何以治一國踈而一家親未有親者未能明其明德而踈者能觀感而化者也故欲治其國者必先反而齊其家使一家中之尊卑上下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各篤恩義而正倫理焉。而家又何由齊。家人之向背、皆觀乎己身之從違。未有在己未能明其明德、而在人能觀感而化者也。故欲齊其家者、必先反而修其身、使一身中之所具所接、各遵禮法而無缺陷焉。此新民之序也。而身不能遽修也。欲修其身者、又有所先焉。心者、身之主也。主宰放失、動靜多偏、而無以檢察其身、其何由修。則正心其要矣。務使此心常常敬以直內、虛以應物焉。而心又不能遽正也。欲正其心者、又有所先焉。意者、心之發也。發念矯飾、善惡不實、因以連累其心、其何能正。則誠意其急矣。務使其意眞實為善、眞實去惡焉。然天下又有眞實為善而善終不能為、眞實去惡而惡終不能去者、何哉。無他、以其心未能識得夫善惡之眞也。夫人之知識、本自燭照無遺、而氣拘物蔽、漸致汨沒、卽不盡汨沒、而或明乎此不明乎彼、明其什九未明其什一、愚昧之下、為善去惡、意雖誠而多謬、終不得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爲誠故欲誠其意者必先推極吾心之知識使是非之見皆得其眞焉夫欲爲此先爲彼者此有此之功彼有彼之功不相假也致知以上皆然也而獨至欲致其知於心則空虛無據難以着力故別無所爲功也惟在格物而已蓋知者知此理也知在心而理在物心之知無窮而物之理亦無窮苟於物之理不窮究得盡情無遺則心之知識何由推致故必於人倫日用之間應事接物之際於凡當然之理與所以然之理一一窮究得到焉此明明德之序也夫古人致功歷有所先不敢失序豈好勞哉亦以其從事乎此而卽能得乎彼也人心物理相爲流通誠能於理之在物者窮究而無餘則物無不格矣物旣格而後吾心之知亦洞然而無蔽全體之明已無不至此致知所以在格物也所謂知止者如此夫知未至則所難者在知知旣至不可一一得所止哉吾見知至而意可得而誠矣道理明白善惡不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消則意之所發不難真存而妄去此所以誠意必先致知也吾見意誠而后心可得而正矣妄念既去天真自存則心之本體亦無所累不難靜虛而動直此正心所以必先誠意也吾見心正而后身可得而修矣宅衷不偏應事有主則持躬接物不難規循而矩蹈此修身所以必先正心也如是而明德得所止矣吾見身修而后家可得而齊矣一己之規範端足爲一家式而一家不漸歸畫一者未之有也而謂齊家可不先修身乎吾見家齊而后國可得而治矣一家之觀型切足爲一國表而一國不漸就化理者未之有也而謂治國可不先齊家乎吾見國治而后天下可得而平矣一國之化理洽足爲天下風而天下不漸臻均平者未之有也而謂欲明明德於天下可不先治國乎如是而新民得所止矣雖知至以下每條各有其功非先事盡而後事可不加功也然必先事盡而後後事可得而加功而效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

始隨之則洵乎是八者功不可闕其一而序不可亂其一也然序之中又有其要焉不可不知也要者何本是也本者何脩身是也蓋格致誠正皆爲脩身而設齊治平皆自脩身而推天下誰不有其身則天下之身誰不當脩故上自天子之極尊等而下之以至庶人之極卑分雖不同而以已治人之理則一蓋一是皆以脩身爲本焉脩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錯之裕如耳夫身爲本則家國天下爲末天下惟根本植立而治則末梢自有條理而不亂若不能格致誠正以脩其身則其本已亂而家國天下之末猶能齊治平而治者否矣猶之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一家至親用吾恩意在所當厚而國與天下爲疏遠用吾恩意在所當薄厚其所當厚而推所厚之餘恩以施及其所薄者理之所有也苟不能親其親長其長則所厚者反薄矣而乃有以及人之親長而所薄者反加厚焉決未之有也觀於

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國與天下又本於家而家國天下之必本於身益可知矣有志大學者可不脩身以明其德而爲新民之本乎哉

此章是釋明明德見夫子之言固有本也引康誥意已盡又引太甲見德之出於天引帝典見德之極其大然不重只重克明顧諟克明字上三節宜輕輕叙過歸重末節是借三聖現成規模以結出明明德意○傳者謂大學所云明明德之意謂何明明德之言使自夫子創起凡自古爲聖賢爲帝王者未必有是事即有之而或有同有異則猶可謂明明德一綱領或未必爲大學之首功而豈其然吾嘗攷之古矣昔武王誥康叔有曰盡人皆有明德而常昏蔽而不能明惟我文王不牿於形氣不牽於物欲絶無一毫因循而緝熙敬止力求戰勝實克有以明之而全其虛靈之本體焉德則人所同而克則文所獨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也而不特文王也昔伊尹告太甲曰天之所以與我

太甲商書顧諟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而我之所以爲明德者曰明命人不知我有明命而忽忘者多則於應事處便照管不到瞎損了此明命惟我成湯無一毫放肆操存省察聖敬日躋凜於心而常若形於目參前倚衡動靜皆顧諟明命焉此湯之所以爲聖也而不特湯也昔帝典中史臣贊堯曰德之在人者其體具萬理本極高明其用應萬事本極峻大而人恒爲私欲錮蔽則遂狹小矣惟我帝堯其德性至美本自安安而又能允恭克讓盡己之性故克明之貫通昭徹無有限量而適還其峻大之本體焉此堯之所以爲聖也合三聖觀之其姿有安勉其遇有順逆其所行有事跡之不同而其所以爲聖者則無不同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卽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曰克明卽經文所謂明明德也德爲己之德明亦己去明文無異於湯湯無異於堯堯無異於湯文也可見己德之當自明千聖相傳初無二致則夫子之言入大學者必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詞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以明明德爲先洵不誣矣學者其可不自明其明德而他誘乎哉

此章是釋新民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項總以新民爲主自新者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湯非只自新武非只新民文非只新命不必拘定特借來作君子榜樣不必重粘當責成君子以歸重用極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然卽於其中可見自新承明明德意用極起至善意是章脈貫通處大學所謂在新民謂何夫新民不遽求之民也其事在新民而其本在自新自新不新到極處無自而新民新民不新到極處不可言新民不覩諸古人乎古人有湯者能新民之君也而必先之以自新其自新之功有加無已與日偕進其意具見於湯盤盤日用之器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使常見之而常有以自警焉其銘維何有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人之染於汚下而不能自新者皆因其因循寛假罔克果斷日復一日所以欲日積而理日亾則甚矣始之不可不奮也苟能痛自猛省皤然改悔於一日之間去其因循之習而策其振奮之志使汚者復潔煥然新焉而非但一日已也使奮於其始而怠於其繼工夫間斷則天理暫明而復昧暫合而復離仍舊染汚矣則甚矣繼之不可不密也故又必貞以日日由暫至久由常至變日無窮而新亦無窮焉然新量安有盡期尋常做去精神與前無甚大異則吾之身心亦無能更進高明自足之下勢必至明者不能不暫昧合者不能不暫離舊染之汚猶未絕矣則甚矣終之不可不振也故必心志倍加策勵工夫倍如勇猛而又日新焉如是用功庶幾精神強固而此心此身無一毫之蒙垢矣湯之自新如此真正無時不戒謹恐懼無時不誠正修而新民之本已端於是而以之新民乃可相觀而化然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而新民又自有新民之事也昔武王能自新以新民之君也其告康叔有曰商民習染汚俗久矣然民心雖蔽於氣稟物欲而羞惡必有時而發見此自新之機固民所自有也特上之人不能迎其機而振作之故隨發而隨滅耳今汝旣爲之君師則凡所以鼓舞作興之者當無不至井田學校修其作之之具勞來匡直詳其作之之術常常提撕警覺其自有者使之舍舊圖新焉可也武王之新民如此而猶未足以見其爲新之至也欲求其至其必如文王詩之所言乎詩詠文王有曰我周自后稷封邰以來雖是舊邦而文王則本關雎麟趾之精意備周官周禮之法度致中和而至位育盡己性而至參贊其自新新民實足以動天地而格鬼神故天之眷命則維新也文王旣無圖度天命之意而自新新民之至則自至乎此耳合觀三聖誠爲自新新民之用其極者而豈特三聖宜然哉凡有新民之責之君子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皆可以知所效法其新民也不當求治於民而惟求吾德足以化民不當責效於天而惟求吾治足以格天凡所以先自新而後新民者必不安小成不狃近利隨時隨處隨念隨事皆斟酌化裁以合於至善焉而後可爲無所不用其極一如湯與文武矣經文所謂在新民之意如此夫一新民也而本於自新歸於用極可見明德新民止至善未始不一以貫之也入大學者其知之

此章是釋止於至善至善是本然之義理止字是當然之工夫邦畿節是引起至善黃鳥節是引起止於至善引起至善而不實言至善之何如恐人錯認了故文王節則實言至善以立個様子引起止於至善而不實言求止之工夫何如其效驗又何如則無下手處故淇澳烈文二節則實言止於至善頭緒雖多只是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人當用致知力行工夫以求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止於這理上耳故歸重在道學自修上不但恂慄威儀由此造即賢親樂利皆由此做起五節逐層卸入不可以釋至善知止二節作對不可以穆穆二節作安勉對敬止二字串說俱兼體用下五項特抽出其用之大者言之盛德至善串說釋之以明經言非贊武公講至善不可離卻明新事理懸空說頭一個民不能忘不可說入新民去。夫子所謂在止於至善謂何人或疑天下事理未必皆有至善即有至善或可止可不止即止或可任意而止之不必有許多工夫而能止之者亦未必能感人之心垂之無窮若然則夫子言之古人不必有言之者矣而豈其然吾且歷徵之詩而可見詩云天子之都曰邦畿其地東西南北方有千里之廣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皆欲歸止於其地觀於此言可悟至善矣這個至善不是怪僻的不是狹小的是一個極正大的道理就如邦畿居中而有千里之廣也物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

當止於至善就如民之止於邦畿也旣當止則人可不知所當止乎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孔子讀之而有感曰天下物蠢而人靈蠢者宜其無所知而靈者宜其無所不知乃觀黃鳥耳於其止也能知其所當止者在丘隅而止之以避禍患而趨安全况乎爲人也者而於日用事物之閒反不知於人所當止者而止之是以大過乎鳥者而反不如鳥也其可乎觀詩與夫子之言可見人當知止至善矣而所謂至善者何如不觀文王之詩乎有云我文王其德容深遠何穆穆然也美哉其心表裏洞然無一私之蔽而且時時光明無一時之昏蔽何緝熙也所以常常嚴敬中存而立體一止於至善嚴敬外著而致用一止於至善詩言敬止我不及盡言試取其發用中之大者言之如爲君之道莫善於仁文王爲人君則以必行政懷保惠鮮莫非天理之極而止於仁爲臣之道莫善於敬文王爲人臣則以下事

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上小心翼翼莫非天理之極而止於敬孝者子道之至善也文王則問寢視膳愛慕繼承莫非天理之極而爲子必止於孝焉慈者父道之至善也文王則九齡夢錫積德昌後莫非天理之極而爲父必止於慈焉至若內而保傅外而友邦冢君凡與我平等者皆國人也與之交接莫善於信文王則自內至外自始至終開誠布公不欺不二莫非天理之極而信無不止焉合仁敬孝慈信中有萬古不易之理有因時變化之理文王隨其所在以一敬流通其間而恪止於至善如此學者即其大端推及其餘體之於己則爲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施之於人則爲新民之止至善也而至善可得而止矣夫此至善固所當止然必盡其求止之功而後乃有得止之效此其意又嘗得之於詩詩有云瞻彼淇水之澳其所生菉竹猗猗而美盛因思吾斐然有文成此德之君子其用功有加無已如治骨角者既切之以刀鋸

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

而又磋之以鑢鍚如治玉石者既琢之以椎鑿而又磨之以沙石由是內之所存瑟兮而嚴無一懈密無一疎僴兮而武不一屈毅不一開外之所發赫兮而宣揚昭著不可掩喧兮而盛美宏大不可窮此眞可謂有斐之君子使人終不可得而諠忘兮詩言雖但爲形容而不明其所以吾卽其言繹之覺一一與經文所言明德止至善之旨有相發明也彼如切如磋者果何道哉道君子之理欲分界所在必講習以窮之討論以辨之所以學而知之者已精矣而益求其精有如此之既切而又磋也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存理遏欲省察以防之克治以去之所以修而行之者已密矣而益求其密有如此之既琢而又磨也夫學卽大學格致之功也自修卽大學誠正修之功也此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爲求止之功也瑟兮僴兮者言君子學修交盡則理念精明不假矜持此心自純一敬畏恂謹而戰慄

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有如此瑟兮而嚴密僩兮而武毅也赫兮喧兮者言君子學修既至而嚴敬中存則純一積中無事表暴其光輝自然形見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有如此赫兮而宣著喧兮而盛大也恂慄即大學之意誠而心正威儀即大學之身修此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得止之驗也詩言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又何道哉道君子由學問自修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則德無一之不備而極其盛而所備之德又皆恰合乎至中至正粹精之理而極其善夫德善原爲人心之所同人惟德未盛而善未至則雖高奇絕俗而不合乎人心之同故不足以動其感慕今旣德盛於內而內焉一至善德盛於外而外焉一至善則懿好所孚凡嚮風慕義爲天所生之民者自必仰其德欽其善心悅誠服不忘其在己之德也經文所謂明德之止至善其如是也哉而新民之止至善何如又嘗攷之詩矣有云於戲唯我前王文武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至今皆思慕之而不能忘夫易忘者已往之澤難繫者後人之心而前王何以能得此於民蓋以其有無窮功德留在後世故也如風流善政以貽來世是其賢也後之君子以景仰而幸由憲章之願亦可以修己而治人是賢其賢也創業垂統以傳後嗣是其親也後之君子以子孫而纘承祖宗之基常賴以夾輔屏藩是親其親也如教化遠播風淸俗美是其樂也後之小人沐其遺化而親遜成風以恬以熙是樂其樂也生養有經分井授廛是其利也後之小人沐其遺利而盈寧有象衣之食之是利其利也這親賢樂利皆先王本仁心以行仁政斟酌化裁無一毫不當無一毫過當極濶大極精細在一家即是齊家之道在一國即是治國之道在天下即是平天下之道雖遺之久遠而君子小人俱不能出其範圍真有萬物各得其所之氣象此所以既沒世而被其澤感其恩自不能忘也沒世如此則當世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可知非新民之止於至善而何有志於明新之止至善者可以歷歷紬繹詩言而知所從事矣

此章是釋經文本末之義卽訟一節以明新民之必本於明德重大畏民志一句知本二字重本不重知 曾子謂經文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言之既明矣乃人往往不能深信見說禮樂刑政便知其不可少見說格致誠正修便謂少有欠缺亦不妨故治人之法日密治己之法日疎本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而孰知本之宜先斷斷如也夫子平日又有言曰民有爭訟聽之而斷其是非判其曲直使不敢開口似是難事然而一明察之官武健之吏便能爲之故人可能吾亦可能何足尚以其雖能聽斷而訟終不能無也必也使之曲直兩忘是非不較自然無訟乃爲貴乎夫子之言如此試看如何叫做無訟無訟非禁之使無乃民間薮已祛氣已平相感以理相與以誠曲者不得以

亂眞僞者不得以亂眞雀鼠之獄不至于廷所謂無情者自己不得盡其辭也此爲無訟然非上之人有以潛移默奪而使之安能至是蓋民之辭起於民之志志昏故其辭多誣志縱故其辭多肆秉彝之良旣汨於中是非之辨遂淆於外於是紛然而思訟蠢然而好訟禁之而愈熾防之而愈起情愈遁而辭愈紛即立學校以教之設師儒以訓之猶不聽也是惟吾之明德旣明於上作之極而立之範有以撥動其良心則民之心志方始如夢之醒如夜之旦知天理之不可越本心之不可昧其凜然不敢爲非者甚于斧鉞之在前刑書之在後民志之畏無一人之不惕無一時之或越何畏之大也非畏上也畏天理畏本心耳這一點良心原民所固有無以導之則錮蔽有以導之則發見其發見者雖在民而引導之者則在上夫子之所謂使無訟者蓋如此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所以使之無訟者己德之新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

也卽聽訟一事而新民必本於明德可見凡責於民者無不當先責於己觀於此言猶謂新民非末明德非本乎猶謂本不當先末不當後乎無論政刑是末卽學校師儒禮樂亦是末若非格致誠正修功夫旣到有以明其明德而求民之新斷斷不能故欲民志之大畏須自自己先知畏其理甚明人何不知耶

此章知本二句本是上有闕文只剩得此二句結語無可講也然爲出題起見姑就文補講幾句以便於作文云爾。經文言致知本於格物是果格何物哉蓋物中有末有本若但講究其末則其見識之蔽甚矣知何由而至今觀于明德爲本如此則家國天下皆本於身格物者能格透本之所在則必盡誠正修以敦儀型之本而齊治平之道亦無不透徹而一以貫之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朱子謂右傳之五章曾子釋格致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然格致是最初用功處不可缺者故嘗

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推極吾心之知識使之無一毫不明在就吾所接之事物而窮究其道理使之無一處不到可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心之本體至虛至靈莫不有本然之良知而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個當然與所以然之理知在心而實周于物理在物而實具于心惟其稟之異物之蔽於理有未逐件以相窮故此心之知有闕略不盡也聖人憂之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就凡天下之事物無小無大莫不因其本心所已經明白之理而益推類以窮之理之當然與所以然凡事內無一理之不窮一事內無一毫之不窮必求至乎其極盡頭而後已如是用力至於日久功夫既到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於天下衆物表而外之總括裏而內之節目精而表裏之細微粗而表裏之淺顯無所不周到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應萬事之大用無所不明白矣夫表裏精粗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

到則物格全體大用明則知至此即經文所謂物格此即經文所謂知至也

此章單釋誠意以其爲前後工夫最緊要關頭也意未誠則致知工夫都虛了正心工夫跟脚先差了故既致知必誠意欲正心先誠意首節先將自欺自慊分別個誠不誠的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内拈出慎獨二字便是抉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視意與獨只是裡面的事故復將内外合一的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所以爲戒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所以示勸中閒引曾子平日之言詠嘆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于此說得愈粗御愈精形外不是人能窺見吾之意只是我有一分念頭便有一分形迹都是吾自做出在外酒人醉容饑人菜色皆是自現出來只有掃除之法並無掩藏之法故慎獨

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狥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乃通章關鍵能慎獨便毋自欺毋自欺便是自慊必自慊便是誠意傳者謂大學係誠意於致知之後見得識夫善惡之分者存乎知而克實其知善知惡之明者仍存乎意使知之而於心之所發或苟且自足或始勤終怠或專事掩覆或有爲而爲皆是欺其心矣明知之而故欺之非自欺乎夫不知而不誠猶有悔悟之時知之而復欺終無振拔之日欺之在人猶有諉咎之處欺之在自無關他人之助然則經文所謂誠其意者豈有他哉必須將苟且自欺之萌實實着力斷決勇猛以禁止之如曾之省如顏之克當紛華靡麗之交而力能戰勝處禍福利害之際而不爲歷倒可也然必何如而後可爲毋自欺此其功全在好善惡惡處用之惡本有能惡之力量況既知其惡不可爲卻又舍他不得惡惡留些餘地善本有能好之力量乃既知善之當爲卻不十分着力好之留些餘地便是自欺若夫惡臭在

前人見之卽惡惡之務決去必極其眞今吾意中有一惡惡之亦如是焉好色在前人見之卽好好之求必得獨極其眞今吾意中有一善好之亦如是焉毋自欺如此於好善惡惡的本心才無欠缺問之自己心上才得十分快活滿足而謂之自慊矣出乎慊則入乎欺出乎欺斯入乎慊中間無住足之處欺慊皆在意故欺在自慊亦在自然意之旣動有形迹可窺者人所共知意之初動未有形迹可窺者人所不知此時雖若隱微卻是欺慊善惡分岐處于此不察之不克之則潛滋暗長漸有形迹可窺而不及察不及克矣卽及察及克之亦太覺費力矣況一念之差終身之玷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乎則豈若發念之初獨覺之際自己尙做得主而謹之惡則必去善則必伸一刀兩斷絕無苟且徇外爲人之意則源頭旣淸下流自徹無後日之悔有慊無欺而意誠矣故君子之用功必先愼其獨也能愼則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

為君子不慎則為小人矣常見小人於閒居獨處時便肆欲妄行而為不善且好逞小慧行險僥倖無所不至焉彼其心以為無人窺見故絕無愧耻之良心發見及不意之中一見正人君子便赧然羞愧銷沮閉藏之態見于顏面見于身體蓋厭然焉夫至此而後厭然晚矣然此固是剝復之機使其能自猛省猶可改惡從善而彼終不覺即覺亦不顧惡則不務改而務揜善則不務遷而務著良心如電光石火隨發隨滅推其心看得為善只消如此方且以能行其欺為巧敢行其欺為勇無非謂君子可欺而揜著有益耳孰知善非素有惡非本無如何可以矯飾作偽心勞日拙不特有識君子瞞他不過即尋常之人亦瞞不過視其厭然揜著之態即洞見隱微纖悉皆到如見其肺肝然揜著徒勞而無益如此此正所謂實有是惡於中自必形見於外為不善而無所不至是誠於中也厭然而如見肺肝是形

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

於外也然其咎不在揜著之時而在閒居念頭獨知之時無能慎之功故至此耳爲是之故君子愈知所慎矣君子慎獨之功乃直下承當並非鑒於小人而始加然而於無形迹處一不慎必至如小人之有形迹處皆不及慎矣故觀於小人之誠中形外君子尤痛自警惕而必慎其獨也然則此獨也者亦甚可畏矣曾子不特於此言之而平日亦嘗言之人以幽獨之中爲深僻隱奧目視之所不及手指之所不到殊不知善惡才萌於意人雖不知而已必晧然難掩他人之揣測猶有躲避而已心之鑒察無微不燭況點水成迹己心旣知他人必知之則雖未有指視而實開指視之端我有可視可指卽屬其視其指莫謂無人看見乃十目之所視也莫謂無人指摘乃十手之所指也天下之嚴而可畏懼者孰有過於幽獨之中乎獨之可畏如此乃小人不知其可畏而不慎則惡有誠中形外之符君子則深知

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其嚴而慎之而善豈無誠中形外之符乎彼財積于中謂之富富則自能潤屋矣誠形之理即富者有然而況君子君子戒欺求慊以慎其獨而意誠于內則有德矣德根於心有不生於色而潤澤其身如富者之必潤屋乎潤身何如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由是而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其視厭然之態相去萬里所謂潤身如此此雖未即是心正身修而卻是正修之漸矣可見意惟有慊無欺所以積中發外之盛如此耳故君子必戒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非爲效驗而爲之主要求至于心廣體胖而不使若小人之誠中形外也有志誠意者可不以慎獨爲事哉

此章是借常人的情狀形容身心之最相關係以釋正心修身通是反言乃發明當正之故其當用省察主敬之功以全其至虛靈之心體即在言外非謂正心工夫專在忿懥等上用修身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身當作心）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

工夫專在視聽飲食上用也上節言心不正次節言身不修心有所即不在相承說下非有兩層忿懥四者皆心之用非即是私欲有所則成私矣但此不正是意誠後見無大不正即是有偏耳若意未誠則心全體是私心如何正既誠而未加正之功必猶有所偏故又須正心次節註內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是正心工夫。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謂何蓋心者一身之主而為身所待檢者也故人于意誠後又能用正心之功使此心湛然虛明不着一物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無失其心體之本然則其心發為情而為喜怒憂懼者自有主張隨感而察因物賦形無不中節流行無滯正大光明亦何不正之有哉自未感之先既無存養之功方感之時又無省察之力則此心必將為欲所動而情遂多勝凝滯不流而有所矣非應事時意有偏重或過或不及即事未來而預期事已去而尚留皆為有所即

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

如心偏主于忿懥則爲忿懥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心偏於恐懼則爲恐懼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心偏于好樂則爲好樂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心偏於憂患則爲憂患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四者皆心之用人所不能無而一有所即不正如此則并將累及其心之本體而不愈失其正乎而豈特累及其心體即身亦隨之矣人心惟至虛而無所注則無不在而靈一着于有所爲物係縛使心馳於外而不在虛靈之舍則別事到面前便漫無主張應之便差何以檢其身乎即如視聽飲食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視則必見而視無所主則不見其形聽則必聞而聽無所主則不聞其聲食必知味而食無所主則不知其味矧亂去視聽食矣而況身之所接人倫物理爲義理之精者能檢察之而中節乎心不正身必不修其害如此知不修本於不正則能修本于能正可知經之言修身在正其心其此

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

之謂歟是以君子欲不使欲動情勝而得喜怒憂樂之正必敬以直內而養之于未發察以防偏而持之於已發則心正而身自無不修即家國天下亦皆可從此而理矣豈特飲食視聽之得其道而已哉

此釋修身齊家首節詳身之不修重一辟字次節証身之不修據章句偏之爲害一句較上節深一層末節結上文總是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也家不齊意在言外正心修身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人蓋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懥等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等不可不隨人而節制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以上等說俱遵困勉錄講○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謂何蓋身者一家之主而爲家人所待理而視傚焉者也故不但威儀容貌之當整肅飲食衣冠之

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
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當節制其身與物接時本吾心喜怒哀懼愛惡之情發而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事是皆人所不能無而各有其節焉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不得各隨其當然而施之銖兩不差方可謂之身脩而無如其易僻也無論氣質用事物欲蔽錮之人任情多差卽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做出來一不加察使有偏僻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緊嚴及身上做出來一不加察亦偏僻了於一家骨肉之間爲所當親愛者不制於義理而僻則爲褻狎矣於一家卑污之人爲所當賤惡者不復加之寬厚而僻焉則爲忿疾矣於一家尊長之人爲所當畏敬者或過於屈抑而僻焉則爲足恭矣於一家窮困之人爲所當哀矜者或過於軫恤而僻焉則爲姑息矣於一家中有一等非可愛非可敬之人令人接之簡於爲禮者是當敖惰者也或過於驕肆而僻焉則爲侮慢矣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偏於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好則美中有惡便不知矣賤惡敖惰惡之屬也偏於惡則惡中有美便不知矣夫人九分美中而有一分惡九分惡中而有一分美亦須知之則人心始服而在僻者則皆不復顧故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者在正心以後猶難言之而求之天下不亦鮮其人乎夫此僻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始而一日之蔽也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此其故觀之諺而可見諺有之曰知子莫若父然人情溺愛則不明其子雖甚不肖而莫之知焉知苗莫若農然人情貪得則無厭其苗雖甚長大而莫之知焉莫知子惡即親愛之一端也此不特偏而所好全差推之而畏敬哀矜皆然可知莫知苗碩似賤惡之一端也此不特僻而所惡全差推之而敖惰亦然可知上面許多病痛不除必至於此蓋一有其端而日引月長千態萬狀不可復制即使前面用過許多學問工夫都無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用矣身之不修如此尚可以言齊家乎身偏於用好則家之受其好者雖未純於善而不加勉且必至淫縱矣身偏於用惡則家之受其惡者尚未純於惡而亦自棄且必至怨懟矣將一家效之其好惡無不偏僻個個乖違錯亂尚可以齊其家也哉知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而齊家之在脩其身蓋必然之理而無疑矣斷不可謂正心以後學問充足於內此不過身上小病而忽之也

此釋齊家治國通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下文皆是發明此句家雖不得身故註必從脩身說來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而中間歸之誠歸之恕則又本於心也不出家不必說身不出家只是不外於此之意成教於國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摠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三句言處國不外處家之理皆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在君子一身上說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故又恐人疑孝弟慈是難事故康誥節言慈之不假强爲以見孝弟亦然又恐人疑其有是理而未必果有其效故仁讓節又即效而極言之然空言一個效又恐其無徵而不信故又即堯舜桀紂以明之隨作一結然猶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三引詩以詠嘆而又結之。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謂何蓋以家國之齊治非有以教之不可但國之本在家若不能修身而觀型無本則其家之人我先不可以教之而能教訓一國之人使之感化決無此事爲是之故君子欲使教訓成於一國而斷不遠求之國但返而脩身以齊其家德有以化之而又處之各得其宜則德之觀感於家者自奉爲標準率從丕變不必外一家而教化自成於一國矣所以然者何以處家與處國本無二理也如孝君子事親之理也而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忠孝一理天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

下不能事父而不能事君者有之矣未有孝於父者無愧而移其事父者以事君不能效責難而盡陳善者也故孝者卽所以事君也弟君子事兄之理也而國之有長猶家之有兄悌順一理天下不能事兄而不能事長者有之矣未有悌於兄者無愧而移其事兄者以事長不能盡靖共而崇推遜者也故弟者卽所以事長也慈君子撫幼之理也而國之有衆猶家之有幼慈仁一理天下不能撫幼而不能仁民者有之矣未有慈於子者無愧而移其慈幼者以使衆不能充汎愛而擴博施者也故慈者卽所以使衆也蓋事君長使衆是君子處國之事一件不妥當便不能成教於國然皆不外於孝弟慈之理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耳然則人當勉於孝弟慈以爲教家及國之本矣而或疑之以爲其事甚難而不知無難也試卽慈幼一節言之可見康誥曰保民如保赤子書何言之以保赤子者出於天性

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稼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而無待強爲也。彼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而凡所以推求赤子之心者皆中其意雖或有不中而亦不至大相遠矣。此豈有待於學而后能哉。蓋惟愛子之理出於天性故有子之時自然能愛世未有學養子而后稼者也豈非慈卽所以使衆乎卽慈之不假強爲而事君之孝事長之弟皆無待勉強可知矣夫家國之理旣原於一致而立教之本又出於自然人固當爲之然或又疑爲有其理於家未必果有其效於國而孰知其無不效乎試看成教者能身盡孝弟慈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皆藹然有恩以相愛而肫肫乎其仁爲未嘗曰吾將以仁風示一國也而一國之人觀仁於家莫不興起而爲仁矣能身盡孝弟慈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皆秩然有禮以相敬而抑抑乎其讓爲未嘗曰吾將以讓風示一國也而一國之人觀讓於家莫不興起而爲讓矣向使一人在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上不讓而貪而好利不仁而戾而背理則一國之人皆效其貪戾亦絕無仁讓之風而作亂矣蓋天下事莫不有機焉機者立於此而動於彼不行而至不疾而速甚可畏也故爲人上者必明於其機而後知所自處然示人以機而人往往不信及觀於此而知機之所伏不撥不動一撥便動不爽毫釐有如此仁讓貪戾之感於上而即應於下也蓋仁讓民性所同得貪戾民情所不免其機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不能自興不能自作故一觸之而莫能遏也人有謂一言之失足以僨敗夫事一人之正足以安定夫國夫一言且足以僨事而況一人之貪戾豈不足以名一國之亂一人自能定國則一家仁讓豈不足以成一國之治人言其正此之謂乎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效彰彰明矣然吾慮言其效人或以爲無徵而不信則曷不觀之古人彼堯舜躬行孝弟慈而帥天下以仁便撥動治之機矣民自觀感而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使撥動亂之機矣民安得不效尤而從其暴彼桀紂何嘗不令民以仁哉然令必與己之所好合而後民可從令所令者在仁而所好者在暴是所令反其所好矣則無以為民之觀型而民豈肯從其令乎蓋所撥者亂之機而欲治機之動不可得也治國之君子知民從一人之好而不從其令如是是故欲以孝弟慈之善求責諸國人使興起於仁讓而不敢違也必先實有其孝弟慈之善於己身能化一家於善而后可推己及人出令以導國人之善焉欲以不孝不弟不慈之惡非譏諸國人使遠去其貪戾而不敢違也必先實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於己身能正一家之惡而後可推己及人出令以禁國人之惡焉夫推己及人恕也而必先之以有諸己無諸己則其所藏乎身者實能行其恕國人自從好而喻矣苟其不然但知有人不知有己而能曉喻國人使遷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典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稼者而言也婦人謂稼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

善改過以從其令者未之有也夫脩齊治國之道分之爲三有孝弟慈合之爲二唯仁讓再合之爲一則惟仁而行仁之術則全在誠以行恕可見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而一家之習尚又一國之觀瞻係焉經言治國在齊家不可明於其故哉然齊治相因之理非特吾言之也詩嘗歷歷詠之矣詩詠桃而曰夭夭然少好詠桃之葉而曰蓁蓁然美盛蓋以興之子之德也遂言之子乘此時而於歸夫家也有以宜其一家之人詩詠宜家而不止爲宜家詠也言國不先家也可見治國之君子不敢遽教國人使皆宜其家人而必先修身以教家能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訓國人使亦如此詩詠來朝之君子有云其在國也能上善其兄下善其弟而無不宜焉詩詠宜兄弟而不止爲一家之宜兄弟詠也言國不先家也可見治國之君子不敢遽教國人使皆宜其兄弟而必先脩身以教家能宜其兄弟而后

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

可以教訓國人使亦如此詩又美君子云其一身之儀範有常而不差忒有以正是四方之國之人詩言儀不忒是言君子一家父子兄弟之間其儀皆正當而無差忒也言正四國是言民之一家其父子兄弟間皆正當而不差忒也而不遽言正四國必先之以其儀不忒可見治國之君子不敢遽責民之不忒於父子兄弟之間也必先修其身而吾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皆足爲一家取法使一家皆孝慈友恭焉而后一國之民凡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皆觀感於君子之家而法之有如此使三詩所言或皆不本之家或有一不本之家猶可曰治國在齊其家未可信也乃既不謀而合如此此而不易則終無有易焉者矣此而必然則終無有不然者矣經言治國在齊家觀於此三詩而益足發明矣凡治國者知之

此釋治國平天下通重絜矩二字絜矩只是治國藏身之恕但

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

彼專就孝弟慈說此則兼及政事上說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在乎絜矩絜矩只君子以下三節言絜矩之道在於公好惡而一言得失以結之主民心說君子先慎以下八節言公好惡之要在於理財而再言得失以結之主天命說秦誓以下五節言公好惡之要又在於用人而三言得失以結之主君心說雖分民心天命君心而實未嘗不相貫生財節以下又言財不待聚而自足而深戒夫聚斂小人見理財用人本是一事總是推廣絜矩之意公好惡之事不但理財用人二者而二者為大蓋為治以養民為先若財上不能絜矩則民生不遂而財之理否又全在用人用人既得則養教兼舉處處各得其宜而興孝興弟興慈之心得遂故天下可平不然大端一差百務俱謬所以只說理財用人而要其本又在君之身心故曰先慎德曰必忠信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謂何試觀國人之觀化於家而

天下平矣。

如天下之本於國矣盖天下與國家其人無不同之心其心無不同之理惟在人君倡率之耳如上老吾之老盡孝之道以教於一家則一國之人觀感而興起於孝上長吾之長盡弟之道以教於一家則一國之人觀感而興起於弟上恤吾之孤盡慈之道以教於一家則一國之人觀感而不倍於慈可見孝弟慈之心人所同具一國能興天下亦能興隨其所在無不相準此殆如矩然特患人君雖能端範於身家有以化之而或出政之際不知有矩徒徇己意不能推以度物知明處當則民有不均之歎而不得遂其興孝興弟興慈之心天下所以不能平也是以平天下之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知人心之所同而絜之明推之盡處之當使天下皆得遂其興起之心而無不平者恃有此絜矩之道也然吾但言矩而不實言夫矩之何在但言絜而不究言夫絜之何如則將疑矩之有同有不同絜之可到可不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

到而絜矩之道之謂不明而平天下無其實矣而抑知所謂矩也者固盡天下之人而無外所謂絜也者固盡天下之心而皆通乎則且以所惡觀之今夫言人而至上下前後左右盡之矣言與人而至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盡之矣使其所惡有一之不與吾心同則不可謂之矩使與吾心同而有一之可不度而自得有一之度而得之可以不如其心而吾心卽安或如其心而人心猶有憾則亦可無事於絜而豈其然如吾爲下而有所惡於上則爲吾下者亦惡之吾爲上而有所惡於下則爲吾上者亦惡之是上下一矩也不絜之而能見乎一絜之而不卽見乎毋以使下毋以事上而吾之心安斯上下之心亦安矣吾在後而有所惡於前則在吾後者亦惡之吾在前而有所惡於前則在吾前者亦惡之是前後一矩也不絜之而能見乎一絜之而不卽見乎毋以先後毋以從前而吾之心安斯前後

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與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之心亦安矣吾爲左而有所惡於右則在吾左者亦惡之吾爲右而有所惡於左則在吾右者亦惡之是左右一矩也不絜之而能見乎〻絜之而不卽見乎毋以交左右而吾之心安斯左右之心亦安矣隨其所在一一推以及人如此此卽絜矩之道之謂矣所惡而其道如此則推之所好而其道亦當如是是道也乃父母斯民之道也詩美諸侯有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君子民所敬畏者也父母之戴上之所不易得者也而乃以是加之豈民故以此媚君子歟抑君子有所邀結於民而謂之歟吾知其不然矣然則果何以謂之哉亦唯能絜矩於好惡而已凡民莫不有好惡特患爲之上者以己之好惡爲好惡而於民無與所以民不得遂其好惡是君與民痛癢不相關民將嗟怨之而視若仇讐矣何有於父母之稱哉乃君子則不以己之好爲好而一以民之所好爲好飽煖安樂與之聚之不以己之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亾爲

惡爲惡而一以民之所惡爲惡饑寒勞苦與之去之夫不待呼籲而推心置腹使之有好必遂有惡必去惟父母之於子則然今君子而亦然則是愛民如子矣焉有君愛之如子而民不親之如父母乎詩言民之父母其此之謂歟觀於此而可知能絜矩之有所得矣不然再請鑒於詩詩刺尹氏有云彼南山之石無能爲也而其勢節然高大巖巖峻起則居於下者且莫不瞻仰況今之太師尹氏也赫赫然居高位握重權端萬民之上而民不具於爾是瞻乎其恤民民固瞻之而愛與其厲民民方瞻之而怨作甚可畏也詩刺尹氏不平如此夫師尹人臣有家者耳猶係天下之望而況在有國者位益高則責益重可不兢兢戒謹於凡係民生之休戚者惕然圖之以求合於人心哉若不能愼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如尹氏則害貽天下怨叢一人必至身弒國亾爲天下之大僇矣觀於此而知不能絜矩之有所

天下之大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

失矣而其得失豈淺鮮哉詩又有云當殷先王未喪師之前猶能爲天下君而對配乎上帝迨至紂而殷師已喪不克配矣吾周宜以爲鑒戒這上帝之峻命洵不易保也詩之戒王如此果何道哉道夫君命在天而天心在民人君誠能所行得乎衆心如殷先王則即有天下而得國吾所謂絜矩以公好惡而爲民之父母者此也所行失乎衆心如殷紂則即天下不可保而失國吾所謂不能絜矩以僻好惡而爲天下僇者此也甚矣好惡之宜公也而果於何公之民之所好甚多而其最莫如多財民之所惡亦甚多而其要莫如無財有財則生全無財則死亾人君不可不於此絜之也而能絜與不能絜全視乎人君之德君子知乎此是故先愼乎德而致謹其好惡之原格物致知以開德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求德之實如是乎其愼愼之於先自必有之於後一旦德全於已好惡之理既明好惡之用自公君

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

子止以自盡其愛育斯民之道豈敢有所冀倖於天下哉然而德之所被莫不尊親德一有則無所不有矣起視其人爾近悅遠來卽於此德之有而有矣土人之所居起視其土而九圍式闢卽於此人之有而有矣財土之所出起視其財而任土作貢卽於此土之有而有矣用必資乎財起視其用而經費餘裕卽於此財之有而有矣一愼德而人土財用一齊俱至則能絜矩於財貨者寧弗得乎可知平天下有本有末本在所重末在所輕彼人君之德修於一身而諸務須從此出非治國平天下之大本乎財貨之有君子不計而德盛則卽自致非治國平天下之末務乎德既爲本是人君之所當內焉者也財既爲末是人君之所當外焉者也若不外其所當外而反外夫本不內其所當內而反內夫末好惡反常暴征橫斂不顧民窮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上既內末民便效尤而相爭相奪其爭也非民自爭

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
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
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
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
出入也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
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
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

實上教之使爭競其奪也非民自奪實上施之以劫奪耳夫民
爲邦本苟人君而務財彼雖自以爲民固無恙而不知財爲民
命所資今旣聚於上而致民爭奪則民皆怨叛之而相與離散
矣財旣聚誰與守國豈若厚施薄歛使民於正供之外皆得自
贍卽爲財散於民則民無爭奪而相保聚之爲得乎然豈特民
散而已抑又有甚者彼聚財者欲常守夫財耳而不知民旣離
散將財亦終不得聚不見夫言乎吾以悖逆之言出加於人人
亦卽以悖逆之言出而反之未有君施逆令而民無逆詞者也
言且如此而況貨財之重乎貨悖而入吾以非道取人者亦悖
而出人必以非道奪之矣未有上貪於利而下不侵叛者也則
不能絜矩於貨財者寧弗先乎吾見天命之去留因之矣昔武
王誥康叔有曰惟上天之命不於汝乎爲常此何道哉道夫爲
君者所行誠善則天命歸而得之若一不善則天命去而失之

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亾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亾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亾在外也

矣夫愼德而能絜矩者善也而有人有土則天命之得可知內末而不能絜矩者不善也而民散悖出則天命之失可知一得一失倏忽轉移惟其所名信乎天命之不常也所謂峻命不易者於此益可見而有天下者當愼德以盡絜矩之道而不當外本內末矣是意也豈特康誥言之彼楚蠻夷之國也何知本末然其紀載之書有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觀射夫倚相二善人以爲寶是彼亦知善爲本而財爲末之意矣如晉文公舅子犯伯者之佐也何知本末然其教重耳對秦使有曰亾人無以得國爲寶惟哀痛慘怛仁愛已死之親以爲寶是彼亦知仁爲本而財爲末之意矣而謂平天下者反可以不知也哉然非特當公其財利而已也民好富而能致民之富者惟賢人民惡貧而能致民之貧者惟不善之人故好賢人而惡不善者又民之公心也人君用人可不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哉而所謂人之善

敦後堂

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

不善何如曷不觀之秦誓昔穆公悔不聽蹇叔之言而聽杞子之言嘗曰如吾有一个臣自其外貌觀之斷斷兮誠實而整一絕不矜智炫能若一無他技能者及想其心則淡然無私粹然至善一以君國爲憂而絕無身家之念何休美而又休美也唯有是休休之心故其器量寬容廣大無不茹納始如一物虛其中而大有所容者焉有容何如人之有技能人有之非己有之也而一个臣見之則一長必錄必欲盡展其才視若己有之也人之美俊通明之德人即好之出諸口而已盡而一个臣見之則愛慕尊崇導揚君側發於誠心不但如出諸口者然蓋其自口出者有盡而積於心好者無窮也所謂有容如此是以天下之才德爲才德而實能容之者矣非其心之休休焉能及此此所以外而斷斷無他技耳以若人而爲大臣必能廣引善類布列庶位而轉相薦揚留貽後世用以輔我子孫而子孫保安用

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

以惠我黎民而黎民保安此非後世之能保而一个臣之能保之也保我子孫則宗社安保我黎民則邦本固庶幾有利於我國哉不然者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量見人之有技也則媢疾以惡之見人之彥聖也則拂戾以抑之使不得通是實不能容納天下之才德者也倘若人而為大臣必將傷絕善人引用匪類子孫無所倚賴黎民無所覆庇而不能保矣將見宗社危邦本覆國豈不危殆哉休容之臣其利如此非平天下者之所當愛者乎媢疾之臣其殆如此非平天下者之所當惡者乎然非汎汎然愛之惡之而已也而誰則能之其唯仁人乎仁人至公無私知休容之臣之可用而不去媢疾之人終至妨賢而病國於是放流之不使之在朝廷又恐放之不遠後將賁緣媒進必迸逐之四夷不與同處中國夫遇所可惡直能剗除奸宄則遇所可愛亦必直能登進賢良苟非心無私累實以愛育民生為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

念者。豈能及此。蓋無欲則公。公則生明。無欲則剛。剛則生斷。世之能愛人能惡人者。必推仁人。其此之謂哉。此一人者。眞能絜矩於用人者也。是則人君之於賢也。自當見則必舉。舉則必先。於不善也。自當見則必退。退則必遠。然後爲能敬賢而無包荒不肖之過。而無奈夫未仁者之優柔不斷何也。彼容賢利國之人。亦嘗明知其賢而見之矣。又畏與之親而不能舉。卽迫於衆議而舉之。又或徘徊不決。遲之久而始升。或疑信相參。授之位而無權。不能先焉。賢人必將引嫌而退。是輕慢夫賢也。彼妨賢病國之人。亦嘗明知其不善而見之矣。又喜與之狎而不能退。卽迫於公議而退之。又或稍奪其權位。使之仍列於朝。或但削其仕籍。任其安居於野。不能遠焉。小人終將攀援而進。則隱忍之過也。然不先不遠。猶能知所好惡。至有人焉。於娟疾之人。人所同惡者也。反從而好之。休容之人。人所同好者也。反從而惡

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亾之幾

之是謂偏狥己見拂逆人好善惡惡之常性則人心離天命去天菑人害有不及身乎此二君者一精一暴雖有不同總之皆爲不仁而宜不能絜矩於用人者也合觀理財用人能絜矩則人心天命俱得不能絜矩則人心天命俱失可見絜矩者誠平天下之大道也天下之平不平分於大道之得失而大道之得與失又決於人君之一心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其心戰戰兢兢忠以盡己之心而不欺信以循物之理而不違則一心之中渾然天理於所好所惡自能以己及人而無不當而大道以得矣大道得則得衆得國而得天命者視此也若不忠則必至於驕而矜夸自尊不信則必至於泰而侈肆自恣一心之內莫非私欲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好惡顛倒而大道以失矣大道失則失衆失國而失天命者亦視此也吾謂君子有絜矩之道豈易有哉尚其力去驕泰勉脩忠信以端絜矩之本而

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天下不難平矣理財用人各要絜矩然而財之聚散又在於用人人君而能用休休之臣則必導君以淸心寡欲自不貪於財即君國之需必不能廢然自能使君不務聚而務生盖聚則狹私任術只顧目前其道甚小而無功生則因天盡人必規久遠而其道乃大而有效大道維何財生於人農女工商皆財之所出而遊惰多則所出有限矣於是分田制里惠工通商使生之者衆財不免食百官羣吏皆待食於財而冗濫滋則所耗必多矣於是官無倖位吏無濫觴使食之者寡財生於時春夏秋冬皆財之所出而繇役繁則所出又有限於是三時不害一時預備使爲之者疾財不免用吉凶賓嘉皆待用於財而奢侈生則所耗又必多於是量入爲出凶荒殺禮使用之者舒夫生衆爲疾以開財之源則旣有以給夫食用而舒寡之所留日積食寡用舒以節財之流則又不至妨於生爲而衆疾之所出日盈財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何患不足耶抑且豐凶常變皆有餘裕何患不恒足耶大道生財如此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乎然是大道也唯仁者爲能得之蓋仁者心無私欲自能不殖貨財而又心切愛民自必但取正供故明於大道財散民聚而安富尊榮豈非以財發身乎若彼不仁者反是故昧於大道悖入悖出而捐身賈禍豈非以身發財乎夫以身發財者身亡而財亦盡其道兩失何如以財發身者身榮而國亦富其道兩得之爲愈也此非虛言也上感下應其理有必然者蓋君之愛民仁也民之忠上義也上不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有之矣未有上好仁以愛其下而下不好義以忠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君有事而城築兵征無不效固義也乃君有財而輸將扞禦無不勸非義乎不好義而事不終者有之矣府庫之財非其財者有之矣未有好義而畏勞避役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君府庫之財而爭奪悖出非爲君之財者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亾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也然則人君何患無財而不好仁乎且夫好仁者非爲下之好義而然乃義所當然也下以忠上爲義上以仁民爲義觀昔孟獻子之言可見矣其戒有家者曰察雞豚細民之事也身居微賤或不得已而爲之若初試爲大夫而畜馬乘矣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有位則有祿而復察及雞豚計小利而失大體養廉之謂何鄙而不可爲也畜牛羊亦細民之事也爵位未尊或不得已而爲之若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家位尊則祿厚而復畜及牛羊爭民利而速官謗恤民之謂何貪而不可爲也然此特妨民之利而非親奪民之利也至於百乘卿家有土地之司有人民之職位愈尊而祿愈厚又非畜乘伐冰者之比而倘畜一聚斂之臣則剝下奉上殘民奉君無所不至矣奚可哉故不畜聚斂之臣蓋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臣止竊己之財而聚斂之臣則戕民之生所以不畜之也獻子之言如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

此此雖爲有家者訓而豈止爲有家者訓哉正謂有國者其土地人民視有家者更多如一圖利則害民更甚大虧君道故不當專其利於己以利爲利而當公其利於民以義爲利也夫以義乃人君分內所當爲非眞爲希利而然又寧爲懼害而然哉然而人君不務義而務利者亦未知務利之害耳世之長國家者天下之利皆其利縱有好利之心而無人導之則有所忌而不敢發若乃汲汲爲而惟務財用者誰實導之哉蓋必自小人矣夫小人而導君以財用正所謂民賊最不善者也而彼昏不知謂其能富國乃反目爲良臣夫既善之則必使之爲國家矣抑知小人也而可使之爲國家哉勢必殫其心計肆其掊克以奉上民之受其荼毒者怨詈呼號上干天怒而水潦旱乾山崩川竭之天災降下叢人怨而敵國外患弒君篡國之人害生及其並至而始悟向所善者之非善而斥之向所不善者之爲善

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賢親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而用之無論播棄殆盡不肯出來救敗雖有忠臣義士慷慨赴義不恤捐軀報國而天命已去人心已失與國俱亾無所挽回矣其如之何哉求利之害如此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可見用人一失勢必專利害民故人君但當退小人用君子則理財兼得而凡所以施之政事者無不有以順民之心而天下之人何有不獲遂其興孝興弟興慈之心如一國也哉經言平天下在治國信有然也而要非明明德於身以爲之本則家齊國治且不可得又何能有絜矩之道以平天下也耶

大學卷一終